

中國文學精華

史記精華

第二冊





上海图书馆藏



A541 212 0005 7114B

178799

史記精華 卷一

晉世家

驪姬殺申生始末 文公稱伯始末 趙穿殺靈公始末 論

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一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一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一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

廢適立庶，此段
柱子前後許多
廢立字皆本此。

此語入髓，誠足
推獻公之心者。

辟之他國，若早
自殺，言或辟或
殺，所以深激獻
公。

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

「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總敘前事，無一滲漏。

歷敘重耳年十七年二十一年四十三及居狄凡十二年留齊凡五歲皆爲後入晉時年六十二張本。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袂也。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

叙重耳歷諸國，
以禮不禮爲眼
目，皆爲後日報
施張本。

重耳愛齊女，母
去心而卒，以得
國，蓋有天意焉。
太史公敘其事
之類，末曰：天開
者四，曰：天置者
一，可概見矣。

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犁猶比也。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

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

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

以國君之禮禮之。

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

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言？」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

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

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伏

後謀燒公宮案。

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

應前。

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

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壬

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應前。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

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

趙衰以尊周求
霸先軫以報施
定霸此文公稱
霸大關節處

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 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 襄王賜晉 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一作不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文公不欲攻楚，又思釋宋，又必欲得鄭君而甘心，皆準出亡時，恩怨爲報施也。太史公敘此段，回顧，是一片大照應處。

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

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子玉字。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三舍，可倍乎？」應前。楚師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

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

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應前。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後甘心焉。」鄭恐，乃閒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廩

音而。

熊蹯

音樊，熊掌也。

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

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

此者餓人名，爲後問其名弗告張本。

二知字相喚應。

之，使鉏臯刺趙盾，盾闔門開，居處節，鉏臯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一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

得民和處，於鉏臯眯明二人見之。

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尙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旣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略

五段首尾相應，俱以初字起，如字結正，以見平王之立非偶然耳。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一結初子比自晉歸，韓

歷用有無字反覆相照應。

因論齊桓晉文，并引文公作證，分爲兩段，各敘其有賢臣爲輔，而皆以有國不亦宜乎句鎖之。

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應前濟字。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有高國以爲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鎖不亦宜乎？一昔我文公，狐季姬

聖子比數句，則以無字反應以字，而以何有有國句鎖之，對待整然。

兩用如字相應。

此段文氣爽朗跌宕，連用四無先字，不覺其複。

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鎖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

反鎖。

一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結

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

皆字獨字甚有意。

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尙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尙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

觀此詞，當不是
楚之恆人惜失
其姓氏。

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

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晉波。新繳，射噉鳥

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涇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音翹，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郟，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鑿新繳，涉郟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砥，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

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越世家

范蠡始末。

范蠡列在貨殖傳內，又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蓋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而救子殺人，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一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

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閉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獨陶朱公。

爾曰居無何，見致富之易，此事甚奇，文亦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

次朱公遣長男與莊生戒長男兩語皆暗伏後案。

揣摩莊生本意而卽插以告婦之言，又卽以長男之意接下，此敘事議論相間成文處。

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警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

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應前父子治產。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與喪歸相顧。故范蠡三

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總結。故世傳曰

陶朱公。應前。

趙世家

程嬰立孤始末

烈侯好音始末

武靈王始末

立少子何始末

觸龍始末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一篇血脈。韓厥許諾，伏立孤兒案。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

二忠臣傳，即藏
在趙世家中。

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堽畫。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堽畫。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

趙氏真孤乃反
在一句截住喚
醒有力。

始則母置之罽
中既則友匿之
山中至是君亦
匿之宮中太史
公詳著之所以
甚岸賈之惡也。

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纒出名。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

「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古人不肯欠人
一死如此。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檜石二人名，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歌者之田且止
句，宛轉有餘味。

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音由。然明日苟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苟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

沙丘之變，以吳
娃故，故太史公
次惠后之立之
卒與后文王爲
惠惠子特詳。

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雄心處。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雄心處。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二句一篇主意。吾欲胡服。」樓緩

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眼目。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國策寵寵作窮。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猶言舉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胡服則非而言
則是其言或非
而文則佳。

自中國至行也，
似周官大司徒
文。

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國策作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

儒者一師，宜俗
之同也，中國同
禮，宜教之合也，
然禮異而教離，
則禮不足恃，而
治無常法也。

無舟楫將何以
守者反言也，變
服以備者正言
也，戰國先秦文
字多如此。

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紉紉，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

騎射之備二句，此武靈王變胡服本旨。

商君傳與此多同，然商傳文法古簡，此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王恢議伐匈奴，亦開采其數語。

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

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部，微社稷之神靈，則部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部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

淫，則鄒魯備服，不奇者，豈無一奇邪之行哉？反古之說皆鉤金一與車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也。

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雄心處。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鷓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招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

太史公到此，卻
點出武靈王雄
心之所以然。

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雄心處。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爲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

此卽里克荀息
之言。

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異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

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一主父初複說總上文。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

上既已詳敘，
宋此又括其要

而論之，亦一例也。

此一段敘事，如身於其時者，安得不動人目。

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

觸諫從容納諫，
而取成功與夫
強諫於是自待
必死者力少而
功倍矣。
首尾相顧應。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載子義論結案。

予字一本作子，言他人之子也。

此書於魏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千年以來絕調之文。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人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魏世家

信陵君上魏王書 論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

是何也以下，指言秦亡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

秦固有以下，直指秦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一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總說破。一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埭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安陵，魏人，不欲攻韓，故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異日以下，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異日以下，直說韓亡則魏受秦之禍必烈。

是故以下，纔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魏以爲利。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一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一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

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世家

陳軫譏韓絕秦始末 論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

以縱不能聽我，
爲能聽我分柱。

此張儀誑楚之
故智，軫亦以誑
韓耶？公仲之言
非不明著，而王
卒勿聽，亦愚矣。

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一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一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

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結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一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一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宜指陰德言。

田敬仲完世家

威王治齊始末

欲言威王中興，先以初不治起案。

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

再述而不煩，文之委婉鄭重處。

髡之善爲諷，忌之善爲悟，兩奇也。

閒？
「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久也。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孔子世家

計十一段論

孔子世家而以魯紀年，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意哉！

太史公好老子學，故陰與之。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中低而四傍高也。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_{音鄒}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母以有己，爲人臣者母以有己。』」景公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

晏子，賢者也。孔子亦每賢之。今史記載其沮封之語如此，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有不相爲謀者歟？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孔子之言爲正。

夫子欲往者，以有可以爲東周之道也。然卒不行者，知其必不能也。

此段以其勢危齊一句爲綱領。

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

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二句表孔子心事出。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

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

觀兩用樂而能使景公怍且懼，則孔子之用魯其危齊可知，以故不得不歸侵田以謝過。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旂旄羽袂，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宴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此段文法酷似
檀弓。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盾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

此段以吾道非耶一句爲綱領。孔子以是試三子，迺由疑其未

仁未知，而賜欲其少貶，惟回超於二子而曰：不容何病？蓋有慍心者二子，而回則灑然矣。故夫子欣然而笑，笑與慍相應。多財與絕糧相應。吾爲爾宰，雖夫子戲言，然與之意自見。

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知丘罪丘應自
見於後世句。

此段見孔子死
而不忘用世之
志，惟子貢能知
之，故夫子歎其
來之晚而爲之
歌，有無限淒愴
悲惋之態。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正與天下無道二句相應。

觀此贊，太史公尊孔子極矣。班掾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何歟？

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世家

序 贊太后

此序以命字作主。

與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文法相類。

太史公摹寫寶后不意中富貴，可悲可喜，宛然在目。已請宦者置趙伍而乃誤置之。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

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

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

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一

句頂易詩書春秋。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

統也。二句頂禮樂。可不慎與？總戒之。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

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

幽明之變，惡音烏。能識乎性命哉？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

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

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

代伍中，以致獨幸而立爲皇后。正應序中命字。

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一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皇。

此段寫得悽婉，

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

又入細一層畫
工著色。

此可爲保全外
戚之法。

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降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荆燕世家

田生畫策始末

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子卿之計，太史公不言其所畫，而於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爲，先後如此，弗與者，弗與施行所畫，蓋促之之詞爾。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爲王劉澤於燕張本，故太史公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今卿言

之贊曰：劉澤之王權微呂氏。

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齊悼惠王世家

朱虛侯軍法行酒一段論

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

描寫光景如目擊然。
章之志奇矣，然一曰呂后默然，一曰太后大驚，章亦幸脫虎口耳。

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世家 全

此篇書法嚴整。

連用獨字常字及數字，見何素此。有德於高祖如此。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伏後案。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在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

插入漢王一段，
以結何收圖書
功。

以下數句，該括
蕭何相業。

插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一結 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
陰侯事中。省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
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
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
卒，伏後案。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一一句總住。漢三年，漢王與項
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爲丞相曰：「王暴衣露蓋，
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
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後應。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
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

將言高帝善鄂君之讎，而以心欲何第一句揣摩於前妙甚。

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應前。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應前。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

以一時之事，萬世之功，分說於前，而又合說於後，文森然有法。

此我字本非高帝口中語，卻是高帝心中事。

召平獨弔，平亦非凡士也，故插入此段，爲平一小傳。召平與鮑生意同。

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了案。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一應前。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省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插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

客又與鮑召意同。

非鮑生召平與客之計，何幾不免虎口哉，故太史公三用從其計句爲眼目。

太史公下大喜大悅大怒字，而高帝之忌心自見。

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一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作尙。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汗？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上罷布軍歸，民遮道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

我不過爲桀紂
主二句與上有
善歸主二句相
反適所以自道
其怒何之本旨
耳。

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一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敘何事既畢，復敘何置田宅數語，所以明何本意也。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結斷。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抑及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揚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

全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連何。爲主吏，居縣

曹參功名與蕭何相始終，故首尾世家稱蕭何敘戰功處，與絳侯世家樊鄴滕灌列傳一例。

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

連下破之取之
攻之擊之等語
亦是一格。

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卮軍，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犂，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

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糜，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

一小結。

敘參戰功，每因韓信，此關鍵處，即贊中所謂以與韓信俱是也。

結此語極有力，見止二歲中而戰功多如此，故勇絕也。

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鄗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鄗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潒、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

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總結。

以上詳次戰功，以下詳相齊及入相本末，特著齊七十城見所以酬參者不薄。

舍蓋公以後，縱主吏歌呼，又答密，只是一個糊塗，寫出許多然不可厭，以其語不一種也。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省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虛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一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實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接有力。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蕭何約束。虛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

相。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明者，輒斥去之。實日夜飲醇酒，虛卿大夫

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

實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

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

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一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發

上意。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

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

吾告若也。」窋旣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

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

此篇專看參之
所以守何法處
故於飲酒自頽
放處皆有本指
而民歌其相業
清淨寧一四字
一篇之大指也

太史公結贊語
極有意味。蓋黃
老雖非正道，然
休息瘡痍，尤得
政體。太史公豈
專進黃老者哉？

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結「蕭何爲法，連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尙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言極合道也。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 全

敘留侯獨於爲
韓處尤明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根以大父父五世相韓。相韓五王。故一結。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校爲鐵椎，爲韓。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以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一

東語。

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模寫。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

常用其策，一篇
領袖，後面爲畫
策，臣用其計，用
臣計，爲我畫計，
出奇計，皆根此。

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伏後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伏後案。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爲後解難眼目。後十年，應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爲後封留眼目。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廩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應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及沛公至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

留壁者，嚴我陣也。五萬人具食者，以備不時奮擊之餉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金寶啗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之而勝也。

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爲韓。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

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應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鱖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

子房自此以前
種種爲韓以後
死心於漢爲韓
報仇矣。

子房一生得力
在此太史公一
篇摹構在此。

敘漢王乃遣數
句實良所言文
字緊嚴而結語

更斬絕。

結句與後竟不
易太子者本招

此四人之力也
句法同。

所過棧道，爲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

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

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

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

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

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楚漢興亡，在此數句。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

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綴結。張良多病，得此一段，承上起下

之詞。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

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省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

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此一轉尤明。六國立者，復橈應前橈字。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漢王自謂。令趣銷印。

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羽事，此兩著漢楚所以興亡盡之矣。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此，句法與卒破楚者句同，故下文未嘗有戰鬪句，亦與未嘗特將句同。

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應前天授。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應前。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

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
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尙爲侯，
我屬無患矣。」一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以下勸者之言。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黽，倍河向伊雒，
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
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

性固多病，敘事者乃於從入關時，著其杜門不出，得子房之心矣。

招四皓一段，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疆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

此戰國策之餘論。

此卽上意，而複言之，然文法則變換矣。

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遺，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兩人諫不聽，蓋子房所謂臣等百餘人何益也。

良爲劫，則此四人者良飾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力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其名者耶？

「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客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鴈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

以留侯自稱總
結一篇大旨

此篇從滄海君
力士圯上父老
以至四皓，豈必
有姓名哉？殆必
天人助興漢業，
故屢見不爲懼。
末著子房之欲
輕舉與黃石俱
葬首尾奇事。

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
招此四人之力也。一綴結。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
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
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
從赤松子游耳。」總結。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疆
食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
疆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一子房始所見下邳圯
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應
前。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一留侯不疑，
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謂精怪。至如留侯所見老父

予書，亦可恠矣。一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應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全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根有田三十畝，

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美色，伏後案。人或謂陳平

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見無盜嫂事。及平長，可娶妻，

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

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應以先往後罷爲

今人略處，太史公獨詳如是。

此便見有相天下氣度。

平已前謝其兄伯往事，魏此語本不足書，用見古人文字原委處。

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應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應前。卒與女爲平貧，應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

解衣裸身以解
舡人疑此平未
遇漢時亦奇計
也。

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句法簡健。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爲下裸而佐刺眼目。渡河，舡人見其美丈夫獨行，應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舡，應舡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伏案。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軍長也。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

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四句點出前事。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軍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應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計。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此女子軍容甚
正要重夜乎

委曲盡陳平所
以疑離高帝之
旨，纔入雲夢一
策。

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一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二計。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一陳平暗接。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三計。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一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四計。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

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五計。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使其不測。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

連用果字見平
之計中也。

凡六出二句，與蕭何世家贏奉錢二益封二千戶書法同。兩言祕計，蓋平所謂我多陰謀者。

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應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六計。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召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

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

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又奇計自完。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則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又奇計自完。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又奇計自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一了噲案。

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容陳平爲左

丞相。一主王陵者，插入。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少文任

因陵與平並爲丞相，故附入陵傳。

又因食其與平
並爲丞相，故附
入食其傳。
曰侍，曰幸，曰居
中，曰皆因決事。
太史公蓋顯言
之矣。

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接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主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客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一食其，插入。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

曰私獨喜，曰顧君與我何如？太史公有微意在，或謂其爲謗書，豈謂是歟？

呂頹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僞聽亦奇計。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一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讓勃亦奇計。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客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一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

「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若今日惶恐也。陛

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

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

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

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

專爲一丞相。一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

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

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一篇結案。吾世卽廢，亦已

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願

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驗

結句敘盡陳平一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此知謀之本。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 全

絳侯戰功古今絕調，韓文公曹成王碑敘戰功處本此。連用以字從字，篇中曰破，曰下，曰取，曰襲，取曰定，曰得，曰滅，曰降，曰屠，曰斬，皆以紀其功也。曰先登，曰卻敵，曰殿，曰最，曰爲多。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一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漢書作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鬻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

皆以論其功也。

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小總。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

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磬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圜，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一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一 總結。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一結勃接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一句收佐高帝句事業。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

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一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

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頭上市，提擲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旣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應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爲武侯。一子勝之代侯，六歲，尙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一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也。」

上已敘亞夫封爲條侯矣，插入許負一段，複說封亞夫爲條侯，所以驗負之言也。

許負數言了條侯一生。

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客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爲將軍，客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主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客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

主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

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條侯兵法，太史公敘事，並古今絕景。

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一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伏後。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兩事，妙在棄梁，然難爲梁甚宜。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

灑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一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緊接。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

此亞夫不善處危機處。

太史公撰獄吏處多悲酸，由坐附李陵幽囚之後故耳。覽末句，可見景帝所以殺條侯，只爲咀信之封，而景帝之始封信，由梁王太后以計中條侯也。

「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櫂。條侯心不平，顧謂尙席取櫂，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一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旣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

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一條侯果餓死，應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結案。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

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忍，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

絳侯。守節不遜，條侯。終以窮困，總言。悲夫！

梁孝王世家 孝王

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

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頻也。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

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

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此下留字，爲後因留欲留張本。連次入朝字，爲後上書請朝張本。通篇關鍵，重在千秋萬歲後傳

於王一句上，及次未置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等句，皆根此句來，總見梁王始觀，終怨望之意。

將敘孝王僭修，故先提竇太后少子一句。

歷敘孝王廣修，貴俠如畫。

擬於天子，多於京師，與漢宦官無異，此點綴語，總狀孝王僭修處。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譁，入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臘，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一作議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餐。

三王世家

三王策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

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褻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伯夷列傳

全

傳體前敘事，後議論，此以議論代敘事，傳之變體也。勢極曲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

詞極工緻，若斷若綺，超玄入妙。

太史公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

一節義最高者，嚴立於其首，有

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

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

太史公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惟與善人而

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多

遺禍，是以不免於患也。然君子

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況君子病

歿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傳夫

子而名益彰，則

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堯讓舜之

難，以明讓天下許由之妄。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借許由務光以發，烟波嫻娜處。許由

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疑于有。太史公

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見實有其人。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

哉？疑于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

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即下采薇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

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自此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悲歌

感憤之情。

始言天道報應

差爽，以世俗其

見聞者歎之也。

中言各從所好

決擇死生輕重

以君子之正論

析之也。一篇之

中錯綜跌宕，極

文之變而不詭

于聖人，可謂良

史矣。

此篇連用怨字，

命字，天字，名字，

爲眼目處，妙在

雜引經傳，較若

出諸己而縱橫

變化莫測其端。

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采薇歌騷之祖也。』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

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

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

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

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

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太史公嘗言爲李陵遭刑之意。余甚

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

上設兩端開說，此下又合說。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太史公言夷齊不能無怨得夫子言之以益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士也此一篇大旨首尾相貫處

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此傳凡三段俱有綴結

求從吾所好。」此正各從其志。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

見，豈以其重若彼，謂操行不軌以下。其輕若此哉？指擇地而蹈以下。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賈子曰：引賈子語終，各從其志意。「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

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

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此見天之報施善人

以其名也。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結篇首悲弔由光案。悲夫！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列傳 全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

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

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兩述管仲自言而敘事即在其中矣。

五用知字，而以知我者鮑子結之。

以上並次鮑叔之賢，容以形主之體。

連用六因字。

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一結。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應前。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插入此段，應終善遇之句。鮑叔不以我

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

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應前。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

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

插入贊語。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

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了鮑叔案。也。一二結。管仲既任政相齊，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綱故其稱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善因禍數句得仲子骨髓。下三事即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所謂輕重權衡也。

節儉句道盡晏子。

虛語敘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

晏子之半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日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

慎權衡。綱桓公實怒少姬，日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

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日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日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

取，政之寶也。」一三結。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結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過脈。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

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一越石父

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

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

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
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一鎖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
閒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情狀宛然。

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
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自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
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鎖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總詳

先總說，後分說，
抑揚反覆，曲盡
其妙。

哉其言之也。有此句方見傳當略。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

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一管仲世所謂賢臣，分然孔子小之；豈
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一揚方晏子伏莊公尸，

執蓋之婦猶產
爲御，而太史公

願爲執鞭，蓋自傷不遇晏子，無能爲贖腐刑而過激仰羨之謂耳。

老子清淨無爲，本無事跡可考，太史公只據其語孔子，與孔子語令尹喜語，以槩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以應莫知所終句，隱君子一句，乃老子斷案也，世之學老子數句，

哭之成禮，然後去，不見之傳中。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抑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揚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有感慨。

老莊申韓列傳 全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

正備老不相能
本旨無爲二句
一篇綱領卻于
末後鎖之萬鈞
力也此傳始終
變幻真猶龍哉

隱君子句，結上
數段與自隱無
名，身將隱矣相
應。

傳後先綴數語
以贊孝子，亦變
體也。

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一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
一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一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奇格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一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
一應前莫知句世莫知其然否。
一結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立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
一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綱領。

此傳思極微，勢極曲折。

自王公大人以上敘其學，以下敘其事，總是以自隱無名為務，不離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一句意。適已快志，前後相首尾。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

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綱領。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與本歸老子

相應。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即前所謂寓言。然善屬書離辭，指

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

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虛。楚威王聞莊周賢，實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

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

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綱領。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綱領。

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疾字貫下。治

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用以爲轉語。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悲悲字貫下。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

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

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

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作佚。能盡之難也，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通篇以知難爲
主，先以三非字
反說引起，既用
名高厚利作眼
符三節結，以不
可不知爲一段。

又用身危作眼
行六節以故曰
帶下亦結以不
可不知爲一段
又知飾所說至
所以親近不疑
爲一段而以知
字起句又知盡
之難至此說之
成爲一段亦以
知字起句末三
引一喻作結而
中云處知則難
及不可不察句
蓋惟知難而後
不輕說此一篇
之大旨也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作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一結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一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多，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也。』一結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自以爲得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一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一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一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一引證。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此篇意極淵深，
辭極富麗，句極
奇崛，調極古雅，
自是先秦文字。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二引證。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一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三引證。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一夫龍之爲蟲也，引喻結出說難主意。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一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牽連。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應前。

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爲一家，而推老子爲深遠，大較得之。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一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一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一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一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

論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溢美也。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吳列傳

論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指兩人言。孫子籌策，龐涓明矣，揚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抑無籌策。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揚然行之於楚，抑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無德。

伍子胥列傳

全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

敘世系。

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一楚平王有太子，名

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

總案。

平王使

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

禍根。

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

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

更爲太子取婦。一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

一日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

按摩無忌心事。

建母蔡女也，無

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

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

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

之親乎？」

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

子急去！不然，將誅！」

告太子語。

太子建亡奔宋。

伏後案。

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

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

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

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

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

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

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

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

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

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爲後破楚案。伍尙至楚，

楚并殺奢與尙也。一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

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

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

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

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

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描畫極工。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

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

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

邪？」不受。一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

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

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此書法也。

此下一段爲前伍奢云。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

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

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

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斷而連。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

不厭其複而詳。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

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

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

吳亦以嚭爲大夫。一 暗對伍胥。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晉

結前一事。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

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時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一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

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說出心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

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總案。

連下吳王不聽句爲眼目。

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一收前案。其後四年，孔子相魯。一附見。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當作權李。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

與謀國事，以子胥之謀，益疏子胥之謀，此三謀字相呼應。

言讒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巧

數句連用我若字，文法奇崛，與張儀檄楚相語同。

此下并敘吳王所以中伯嚭之奸而亡，以爲子胥結案。

中。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深入。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吳王旣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泉。其明年，因北

此下并敘驍事
了前案。

白公爲父報仇，
石乞爲主盡忠，
與子胥一例也，
附此一段正以
見子胥之長耳。

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斷結前案。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太子建之子勝者，太史公專用長句法敘事。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旣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一作惠王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

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蓋自見。

子胥以忍成功，白公不忍故廢。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一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蘇子由古史考謂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恆，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

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恆未任事，然則太史公所記蓋當時傾謀之臣，設爲之辭，而太史公信之耳。若其計其文，卽戰國策士不過是已，予故錄之，以備覽焉。

先反言難易以激其問而後進其說，戰國策士故智也。

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五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申結前句。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

兩用名實字，宛是戰國氣習。

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一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一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

與上霸字相顧。

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舌乾，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一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

說越說晉連用
勝不勝字，所以
深著伐吳之兩
利也，故又連用
必字以決之。

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
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
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
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
十領，一無缺字。屈慮矛名。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
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
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
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
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
「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

說五國事一言
收括殆盡。

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商君列傳

全

太史公首言鞅
好刑名之學，則
鞅所以說君而
君說者刑名也。
故道篇以法字
作骨，曰：「鞅欲變
法，曰卒定變法
之令，曰於是太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綱領。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瘞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瘞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血脈何等貫串。

商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

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伏後恨不用痤言。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接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

君臣合謀本此。

此與趙武靈變
胡服，韓長孺議
伐匈奴同一文
法。

反覆論難，俱以
法故循禮可不
可爲綱領。

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光榮}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理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與上欲變法相顧。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

連下令字爲眼目。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率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伏後告商君反案。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既云作爲，又云築，恐有衍字。

此三年四年五年，即前行之十年後相秦十年也。

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

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伏後徙大梁案。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伏後魏弗受案。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應前。衛鞅旣破魏還，秦封

鞅之得見，謂始嘗得見良也。

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一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

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一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此下明與五殺大夫施德相反。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一反五殺大夫。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

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

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一君之

出也，從車十數，從車載甲，此下明與五穀大夫行于國中相反。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

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

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

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

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

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應前。發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

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趙良先見如此。
摹寫商君峻法，
有此一著纔工。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應前。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

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

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

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此贊總結傳中
意。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一句斷盡。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

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

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以字總刻薄少
恩。

蘇秦列傳 全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

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伏後案。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

此傳全用戰國
策而略刪減。

揣摩說當世之君此一篇骨子後面許多說字皆根此。

蘇秦之說六國大略各因其情以爲長短之說而六國者既已入于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國以從也。

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治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一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伏後案。皆少之，弗信。一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詞工。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一乃東之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伏後案。一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

燕於秦稍遠矣，而趙則爲燕之蔽，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故說之親趙以損秦。

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此言燕之強。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應前。即因說趙肅

說趙篇言合從與否之利害爲說六王說詞之要領安民二句又此篇之要領連用七安字不覺其複。

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揣摩。臣故敢進其愚慮。一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綱擇交而得，則民安；後皆分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一指從衡。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一以上言交得之利。今大王與秦，應倚秦。則秦必弱韓魏；

此言韓折于秦，則禍入趙。

此言魏折于秦，則禍入趙。

趙于秦亦稍遠矣，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于秦，則趙隨之故說之親韓魏以擯秦。

畏韓魏之議其後與說燕以趙蔽其南之意同。

與齊，應倚齊。則齊必弱。楚魏，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一以上言交不得之害。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此言趙之強。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一以上申言交不得之害。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一 以上言

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

此說六國大旨。

五倍於

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一 以上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一 以上言衡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一 傳主意。令天

六國攻守形勢，具見於此。

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百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其國策作午道，趙涉河博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以上言合從之意。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此是蘇秦後門。

韓秦之近國也，韓所患者在割地，故此篇極言割地之失，而以牛後之喻激之，論衡害可謂徹盡，蘇明允六國說全出於此。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此言韓之強。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佻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蹀躞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收上文。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南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潁、賁、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此言魏之強。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此連衡之害。魏，天下之弱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魏亦秦之近國也，魏所患者亦以割地，故說魏之詞，大槩與說韓同，中間明衡人及羣臣皆不忠，而公私內外之言，尤爲明白。

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此言齊之強。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

秦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

此言二國近秦患而輕事秦。

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此言秦之不能害齊。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

此與說趙王同辭，然不言韓魏爲蔽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

齊與秦爲兩大之國而齊又最遠，當無患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楚與秦亦爲兩大之國，無怨於秦，故以勢不兩立者激之。

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此言楚之強。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

秦楚其勢不兩
大，從合則楚王
衡成則秦帝說
詞之綱也。

此意與說魏同。

從衡兩策，即是
推上文楚王秦
帝之意也。蓋上
所云但帝秦而
已，猶未切膚也。
至此以割地歛
之則利害尤切
故重言之。

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自誠聽臣計至此，言從合則楚王之意。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綱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以上言衡成則秦帝之意。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

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此段盡力摹寫。周顯

王聞之，恐懼。應前。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

伏侍取食。應前。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

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

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

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一初

蘇秦之燕，插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

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

秦十五年不敢窺函谷關，由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耳。太史公於說趙之後，特入張儀一段，意正在此。

矣。一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接上。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一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一 結案。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開後案。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時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

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一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應上結案。蘇秦旣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

此說燕昭，而史
誤屬於燕噲也。

縛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

韓王重一語，尤精采。

前言代，此言厲，
蓋代發其端而
與厲同往也。

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聯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伏後。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

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一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

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燕，其次必長竇之。』秦挾竇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

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應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

此篇文甚明快，
曲盡秦之強詐
反覆。

正告而下三段，
此以威恐喝諸
侯以事暴也。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關鍵。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一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秦欲攻安邑以下五段，此以詐欺給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一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一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地名。因以破宋爲齊罪。一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一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郟，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郟

適燕而下五句，
所以繳前欲攻
安邑以下之語。

阬爲楚罪。一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與質同。因犀首屬行而攻趙。一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一適責也。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一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點出蘇秦作結案。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揚其術長於權變，

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抑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揚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入秦始末 誑楚始末 陳軫論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爲後檄告楚相眼目。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

不服，驛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

「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

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

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

子。舌在一篇骨

描寫蘇秦激怒
張儀西入秦處
極工。

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又摳入一層。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至此纔說出來。「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連五句用若而字，文法奇崛。

楚世家亦載此，敘事同而文法異，宜並觀之。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緣了蘇君一段案。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應前。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

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伏案。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應上。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

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

之如故。

起首不敘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與傳虞卿廉頗李牧同例。軫之計出張儀張儀右軫之辨類捷給而其所稱譽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子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

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

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

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

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

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

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

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

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

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

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

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

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

置餘字句，言爲其主計之之餘，即爲我計之，故下文曰：臣主與王何異？

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碁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碁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鎮語。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觀此贊，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而儀之載，亦不如蘇之精嚴。

樗里子甘茂列傳 論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一
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
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
哉！

穰侯列傳 論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昔繁在此四字。一夫
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驕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 論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揚然不能救患於應侯。抑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揚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抑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抑彼各有所短也。應上。

聚珍仿宋版五開本
江南連史紙精印

二十四史

分訂五百冊 定價二百二十元

全書均以聚珍仿宋版排成，用江南特等連史紙精印，前後排校，計費十年光陰。字體之大，印刷之精，版式之雅，售價之廉，均可獨步一時。前四史註多，為學者所必讀，故正文用二號字，註釋則用三號長體字，字體較大，適於精讀。後二十史註釋極少，則用四號字，極便披覽，尤省卷帙，誠為治國史者必備之書。

中華書局出版

史

學

叢

書

國史通路

張震南著 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上起太古，下迄現代，挾治繁要，綜為四事：曰政術，曰國際，曰生計，曰學術，仍以通史方法，按照時代將四事貫穿而成。凡三十二章，為提綱挈領之敘述，而隨事綴以精要之史實，一掃呆板之弊，可供一般人民瀏覽史事及學校教科之用。

元史學

李思純著 一冊 八角

本書分四章：第一章為元史學之嚮的，中述西侵歐洲，與傳播東方文化及於歐洲，使歐洲東來中國等史蹟；第二章為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羅列宋、元、明、清及現代，更旁及日本、朝鮮、西方諸家著作；第三章為元史學之各項問題，如史料源流、譯名繙音、文字錯簡、氏族支派、人種同化、年月差錯、地輿方位、神話軼聞等問題；第四章為元史學之將來，指正洪鈞、柯劭忞、丁謙、李文田諸氏之誤點，復補傳多種。

春秋時代之世族

孫曜編 一冊 七角

本書用歸納的方法，鈎稽羣籍，將春秋時代特有之世俗制度，以及當時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經濟狀況，平民生活狀況，分別為有系統之整理與說明。其所用方法，殊可指示治史學者以研究的途徑。得此，對於春秋時代整個的中國，乃呈現於吾人之前，實中國史學上有價值的一種史考。

國恥史

蔣恭晟著 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採用紀事本末體裁，詳述明清以來中國受外人逼迫之真相，如雅片、英法聯軍之戰，中英、中日、八國聯軍之戰，及各國無理要挾欺騙訂立各項不平等條約，暨歷次交涉失敗之情形，無不應有盡有。誠激勵國人洗雪國恥之良好讀物也。

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114B

標商冊註

